

小董太后

小裳◎著

我倾听过十四万人齐解甲的哀愁，也对杨业说过：就算你忘了我，我也还记得那时你的笑。
我也曾对大哥说过：大哥的土地我还给大哥，你是忠臣，你为宋，我为民。
但这一世，我无法回头。

下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小裳◎著

小萱太后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萱太后/小裳著. —西安: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8.3

ISBN 978-7-5613-4228-2

I.小... II.小...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33866 号

图书代号:SK8N0220

责任编辑: 周 宏

版型设计: 祝志霞

出版发行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(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)

邮 编: 710062

印 刷: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印 张: 28

字 数: 403 千字

版 次: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613-4228-2

定 价: 48.00 元

注: 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

五十五、请求

“这……陛下恐怕是误会了。萧言干这番言语全是为我家妹子着想。她一个女人家，又要带孩子，又要关心陛下的身体，还要帮陛下处理国家大事，身体哪里吃得消。喜隐整日游手好闲的，无所事事，所以言干才会有这种想法。想跟妹子讨个缺，交给夫君去做，一来算是替妹妹减轻些负担，二来也能让喜隐勤奋起来。”萧言干边说边稳定了下情绪，接着说道：“萧言干一心为燕燕身体着想，为我大辽基业着想，刚才对皇后娘娘说话是无礼了，还请陛下、皇后娘娘责罚。”

耶律贤打量了她一番，似乎在想些什么。就听小萱说道：“陛下，我姐姐也是一时心急，再说她也是一番好意，您就别生气了。”

耶律贤看着小萱，微微点了点头，然后对萧言干说道：“赵王妃，你先回去吧。你今天提的事，朕和皇后心里有数，若喜隐真想做些实事，朕不会不给他机会。至于官位职务，朕自有分寸。”

“多谢陛下，多谢皇后娘娘，萧言干告退。愿陛下与皇后娘娘万寿无疆，公主长命百岁。”

看着二姐走出房间，小萱冲耶律贤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二姐其实是为我好，你不要那么凶嘛！”

用手指轻轻刮了下小萱的鼻翼，耶律贤也是微微一笑：“没什么，朕只是不喜欢她的态度。”

看着小萱怀里的观音女，耶律贤面现激动之情，说道：“燕燕，刚才观哥儿叫朕爹了。”

小萱唇角一笑，“瞧把你高兴的，要不了多久，就会再多一个叫你爹了。”



耶律贤闻言，瞪大眼睛看着小萱问道：“燕燕，你有了？”

“成天跟你在一起，能没有吗？”小萱低头看着怀里的孩子，轻声娇嗔。

怕伤到孩子，耶律贤走到小萱母女的身后，轻轻揽住她，开心地说道：“太好了。”听着他的话，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。享受着他的拥抱，他的呵护，看着怀抱里“咿咿呀呀”地叫着的观音女，想着腹中又有了一个孕育中的孩子，小萱觉得此时的自己，应该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了。

休哥、挹烈、贤适等朝中的一批大臣，眼见现在的皇帝、皇后，比以往的帝、后更注重国事、民生，心里都很欣慰，做起事来也是兢兢业业，勤勤恳恳。短短的时间内，积压已久的牢狱案件，在贤适没日没夜的努力下，已呈现出明显的好转。挹烈、休哥也是尽心尽职地注视、查看着上京城内的民生，整个上京城像是一颗刚刚萌芽的种子，破土而出，散发着全新的希望。

保宁四年，在小萱有七八个月的身孕时，从齐王府传来一个噩耗，小萱的“大姐夫”齐王罽撒葛魂归九天。

耶律贤闻讯，追封死去的罽撒葛为皇太叔，寡居的萧胡辇身份也变成了皇太妃。看着原本属于自己的皇帝，有小妹为他生下的女儿，又已为他怀上的龙胎，萧胡辇的心里，泛起丝丝酸意。好在她心底的怨恨还没有继续扩张时，她的小妹萧绰将她接进了宫，整日陪在她身边，让她将丧夫之痛渐渐忘却，她心底对妹妹的不满之情，也就慢慢地平息了。

两个月后，皇宫中再次传来婴儿“哇哇”的哭喊声。焦急地坐在长廊里等候消息的耶律贤，终于从侍从口中听到了消息，“皇后娘娘生的是个小皇子，目前母子平安。”听到这句话，耶律贤是即安心又开心。安心的是她平安无事，开心的是她给自己生了个儿子。

用手按压了下太阳穴，耶律贤看向产房的方向。燕燕，对不起，又让你受苦了，怪朕太自私，朕也不知道还能在你的身边待几年，如果有一天朕离开了，就让这些孩子陪着你。有孩子们陪在你的身边，看着他们，你就会想起朕的。朕知道你很痛苦，可是朕想多为你留下些有关于朕的回忆。

阳光暖暖地洒在上京城中，皇宫里张灯结彩，一片喜气洋洋，都在庆贺小皇子的诞生。

耶律贤为孩子起名隆绪。

有了观音女、隆绪，耶律贤觉得还不够，为了让她的身子上写满他的名字，在出了月房，小萱身体恢复健康后，耶律贤便又迫不及待的将她拥入怀

中。那一刻，小萱无奈地说道：“唉，男人呀……”

如今拥有美满生活的小萱，偶尔也会怀念起过去的一切。赵匡胤、花蕊、刘延玉。

拿着许久未带的腰带，小萱看着上面的名字，回想着那个手持长枪的刘延玉：延玉，你现在过的怎样？可娶妻了？你还好吗……心里突然记挂起这位交往不深，却共赴过危难的好友。想起耶律贤向自己举起鞭子，他护在自己身前，想起自己负气要走，他向自己伸出双手。延玉，我知道你不喜欢契丹人，可是在你心里，我一定算是你的好朋友吧，不知道我们还有没有再相见的机会。

夜里，耶律贤忽然对她说，他准备去西京巡视一番。他这句话正好触动了小萱的心弦。我也要去西京，那里离汉朝近，就算不能再见延玉，我也能在西京眺望你居住的那个城池。不管我生活在哪里，不管我的身份发生何种变化，在我心里，你依然是我的好友。想到这里，小萱向耶律贤提出了陪他一起去西京的要求，没想到却遭到了耶律贤的强烈反对。

“不行，那里太远了，你给朕安心地待在这里。那里的东西没有上京富足，你去了吃不好，穿不好，朕不安心。”

“你看你，说的做的总是两码事！你喜欢狩猎，我从不阻拦你，每次你去狩猎，我还帮着你处理政事，对你喜欢的事情从不多啰嗦一句，换到我想陪你去外面走走，你就不乐意了，这不公平。”小萱埋怨道。

“燕燕，听朕说，朕不是这个意思。朕是去巡查，等朕忙完这阵子，一定陪你好好的玩，这样总行了吧。”

看着耶律贤，小萱还想说些什么，又觉得自己再说也是白说，索性叹了口气，再不说什么。夜里，耶律贤睡的很不安稳，看着身畔熟睡的小萱，想起她唉声叹气的神情，他只有一个想法，那就是答应她的要求，带她一同去西京。

早上起来，耶律贤就吩咐人去准备，等到傍晚，回来的人禀告说已经全部准备好了。耶律贤开心地点点头，说道：“明日启程。”说完，钦点了些大臣，让他们一路随行。

回到屋中，看着刚哄着隆绪安睡的小萱，他悄悄地伏在她耳边，说道：“明天一早咱们全家启程去西京。”

小萱扭头看着他，将一双水汪汪的眼睛瞪得格外大，惊讶地说道：“真



的？这么快？”

耶律贤扬扬眉，学着小萱的语气轻声说道：“那是。”小萱抡起小拳头，轻轻打在他的肩头上，小萱的心里、眼里，充满了甜蜜的滋味。

第二天清晨，大队人马向西京进发，小萱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。她从没有期望过他的速度会这么快，自己忽然提出来的要求，他会这么快的就让自己如愿，一路上，时而看看孩子，时而看看耶律贤，她递给他无数个感激的笑容，让耶律贤彻底陶醉在她的笑容里。整个车队在一片温馨中，向西京慢慢驶去。

这一路，小观音女和耶律贤玩得很开心。这是她第一次出远门，每当车队停下扎营时，还走不太稳的观音女，总会在萧继先、耶律贤的陪伴下，在营地附近走走跑跑。而在襁褓之中的隆绪，也总是会在众人玩性正浓时，突然放声大哭，似乎是在抗议自己还太小，无法享受玩游戏的乐趣。

心情极好的耶律贤，在到达西京后，做了一个谁都没有想到的决定，狩猎。

看着他兴致浓浓，却又极不好意思地对自己说想去狩猎，小萱笑着答应了他，去狩猎的要求。

耶律贤带人走后，休息了一夜，小萱将两个孩子安顿好，走上了西京城的大街。

国策得当，西京城远比自己旧日来时，有了更多的变化。看着大街上渐渐繁华的景象，小萱想起了自己初来时的南京城。韩德让，西京城变了，南京城也应该变了吧。南京城一直在你父亲的管辖下，想来应该也不错才对。想起在上京时，韩德让对自己说的话，她就心里难受：我是被父亲逼着成亲的，我没有圆房。他一直都没有跟他的妻子圆房吗？为什么他要跟已经有了耶律贤孩子的我说这些，难道这些年来，他还在想着萧绰，他心里还爱萧绰？韩德让，你这大笨蛋，大傻瓜，为什么你不好好珍惜你眼前的人。

摇摇头，甩开自己的胡思乱想，小萱转身返回府邸。就见府门外停着辆豪华的大马车，还增加了不少侍卫，想来是西京留守的安排吧。

一进府门，就看见萧继先抱着观音女向自己跑来。

“三姐，你到哪里了？观哥儿想死你了，一直在哭。”继先的脸色有些不对劲。

从年少力壮的萧继先手里接过观音女，小萱轻哄着哭得哇哇直叫的孩

子,就见萧继先忽然快速地掐了把观音女,观音女哭得更凶。

小萱脸色一变,这两个家伙一直相处的很好,今天继先是怎么了?怎么竟欺负起才咿呀学语的观音女?她还没来得及问,就听萧继先借着哇哇大嚎的观音女的哭喊声,轻声对自己说道:“三姐,快,快去绪哥儿那里。”

隆绪?隆绪怎么了?小萱心头微微一震,抱着观音女,带着萧继先向隆绪的房间跑去。

五十六、惊变

隆绪房间门外站着的侍卫,明显比耶律贤离开时多了些。怎么回事?小萱纳闷,自己并没有叫人多安排侍卫来这里。

忽然,一个可怕的念头在小萱的心底浮现。停下脚步,将手中的观音女交给萧继先,小萱吩咐道:“继先,观哥儿是三姐的命根子,你可给我照顾好。”

萧继先点点头,接过观音女,紧紧抱在怀中。不用说,三姐已经明白了些什么。

小萱跑到隆绪的房门前,推开门看去,就见一个奶婆子抱着隆绪正要出门。

看见小萱,她忙跪地喊道:“奴婢叩见皇后娘娘。”

小萱不吭声,步履沉稳地走到她面前,将她手里的隆绪抱过来,看着怀中的隆绪,衣服已经被换好,被包裹的严严实实的,不禁怒声喝问道:“说,你想把绪哥儿带到哪里去?”

奶婆子浑身一震,说道:“禀皇后娘娘,奴婢哪有那么大的胆子,敢私带皇子外出。是皇后娘娘您片刻前派人来说您在外头歇息,惦记着孩子,要奴婢将小公主,小皇子穿戴整齐了,坐上门外头备好的马车去找您的。”



什么！心底里的那一丝恐惧被无限放大。

自从嫁给耶律贤，她就慢慢知道了这辽王室中的一些事情。几乎每朝每代的皇位都要遭受到谋反的威胁。不少的皇帝都是在外出，身边守卫疏松时被谋害的。难道这样的事情，就要发生在自己和孩子身上？

想起自己曾问过耶律贤的病情，他对自己讲述他年幼时，就是因为有人要谋反，才会落下这陈年旧疾。当年，若不是厨子眼疾手快，将年幼的他藏在杂草垛下，这世间只怕早已没有耶律贤这个人了。

谋逆，赔上的不仅仅是大人的性命，就连这些无辜的孩子也会因父母遭受牵连。看着襁褓中的隆绪，看着站在自己身边，怀抱观音女的萧继先，小萱的心渐渐下沉。她知道她没有发过这样的命令，有人趁她不在的时候，假传她的话，要带走两个孩子，目的只有一个：以皇子为要挟，想谋反篡位。

一股苦涩的滋味，在心头慢慢地蔓延开来。她怕，她怎能不怕，自己的命也就算了，可是还有孩子，孩子怎么办？是谁？是谁这么做的？都怪自己大意，原本是感激耶律贤这么快就应允自己的要求，所以当 he 提出狩猎时，她竟然将她最信任的一些大臣都让他带走，好陪着他玩的更尽兴些。眼下，身边没有手握军权的将领，自己想要调动兵马的话，那是纸上谈兵，难上加难。怎么办？

“皇太妃到。”

正僵立在屋子里，院外就传来一声呼喊。

“传！”小萱冷静地说道。

萧胡辇大步走进房里，看到观音女、小萱和继先，脸上带笑，说道：“好你个燕燕，你眼里还有没有大姐我了，说走就走，还把孩子全都给带走！我一个人留在上京城，心里那叫个苦闷。孤孤零零的，我想死这两个孩子了。”

“大姐！”看着忽然出现的萧胡辇，小萱面无表情地说道：“所以，你就趁我不在，要带走两个孩子？”

圆瞪大眼，萧胡辇看着小萱问道：“燕燕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不是大姐叫人带走孩子的吗？”

“我才刚刚赶到这西京城，就直奔你这里来了，我哪有时间叫人来带走孩子，你这说的什么胡话？你不喜欢我来，我走！”萧胡辇气道，说完转身欲走，就听背后萧继先喊道：“大姐，别走，要出事了！”

萧胡辇停住步子，转身看向小萱与萧继先，还有跪在地上，面色苍白的

奶婆子，心里起了寻思。我每次看燕燕和孩子，她都很开心的，怎么这次才见面，她就劈头盖脸的质问我，这会继先又说要出事，这究竟怎么回事？

“怎么了？”她面色铁青地问。

“刚才我不在府中，回来就听说有人假传我的话，要带走孩子。”小萱低头看着怀中的隆绪说道。

“什么？”萧胡辇大惊，她终于明白了妹妹为什么要那么问她了，瞧自己赶的这寸劲。

“我跟观哥儿正玩的高兴，就来了群侍卫，说是三姐姐在外歇下了，吩咐婆子们将小公主、小皇子送到门口等候的马车上。本来我没有什么疑虑的，可是我看到那些侍卫们说完这话，竟然直奔府里头陛下的书房。我听他们对看守书房的人说，是三姐叫他们来找东西的，我就感觉是出事了。三姐对陛下的书房很看重，连我都不许私自进入，平常陛下的书房只有三姐与陛下两人出入，朝中大臣们都是非召莫入的。三姐虽然厌恶写信，可是三姐真要有急事的话，一定会吩咐人带个什么信物来，交待清楚了才能进去吧。这什么都没有就私闯书房，太可疑了，我就抱着观哥儿往门口跑，想去看看门外的马车是怎么回事，正赶上三姐姐回来。”

萧继先一番话，将事情说了个大概。

萧胡辇略一犹豫说道：“燕燕，待在这里很被动，要是这里被人控制了，我们一点脱逃的机会都没有，而对方却可以用我们来要挟陛下。大辽所有人都知道你是陛下最疼爱的女人，现在再加上两个皇子，只怕陛下到时候也不好取舍。抱好孩子，我们走！如今陛下不在，你对西京城又不熟悉，姐姐只怕你连西京城里的人马调动都有问题。我们出城，城外就是大草原，真要是危险，也好逃脱，总比在这里被人瓮中捉鳖强些。”

小萱听着萧胡辇的话，没有动作。

能相信姐姐吗？在这个时候。看着大姐，小萱的心里有一丝疑惑。为什么要让休哥走，在她的心里，休哥比任何人都更让她安心。若是这番话是休哥说的，那么她一定会立刻照他的话去做，可是眼前的人是姐姐，不是休哥。以往的自己总是大马哈鱼，现在有了孩子，自己是个母亲，更要为孩子多考虑一些，自己冒险可以，自己却不能让这么小的孩子陪着自己一起去冒险，这个时候她能相信大姐吗？那些个篡夺皇权的人，不都是离皇位最近的人吗？

“你不相信我？”



萧胡辇当然看出了小萱的犹豫，她没有怒，只是平静地看着她。然后缓缓说道：“这两个小家伙是你的骨肉，也是我的亲人，我萧胡辇再糊涂，也没有糊涂到那种地步。”

“我们走！”看着萧胡辇的眼睛，小萱咬着牙根说道。

她不知道那个想带走孩子的人是谁，看着大姐，她只有两种答案：走，或者不走。不走，留在这里，不知道对方下一步会怎么做，万一真来个瓮中捉鳖，那么再想逃脱就难了。跟自己赌一把，她选择了走。

回头看了眼跪在地上浑身发抖的婆子，小萱说道：“事情你大概也明白了，要是想活命的话，就先藏到床下去。等到这院子里风平浪静了，你再出来。想来应该可保安身。”

“谢皇后娘娘指点，谢皇后娘娘提醒。”婆子哆哆嗦嗦地一阵叩头，就听小萱又说道：“你若真有命能活到陛下回来，一定要将今天的事情，一五一十地转告给陛下。”

“是，是！”见小萱再不言语，奶婆子爬到床前，钻到了床下，躲藏起来。

搂紧怀里的隆绪，小萱、继先跟在萧胡辇的身后，走出房间。就看见院子里多了十几具尸体。那些跟随在自己身侧的侍卫，已经全部躺在了血泊中，此时院子里站着的是些陌生的脸孔。

小萱惊起一身冷汗，自己与姐姐、继先等人在屋里头说话，这屋外头的人，竟毫无声响地将自己带着的侍卫都杀了。这手脚真是麻利，看来是早就计划好的。略一沉吟，她欲上前问个清楚明白，却被萧胡辇一把拦住。

“别超过我，跟在我身后。”萧胡辇沉声说道。说完盯着那些陌生的士兵问道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这里也是敢随便杀人的地方？”

侍卫们并不作答，却看着萧胡辇身后紧抱孩子的小萱问道：“皇后娘娘，请问陛下的玉玺在哪里？”

他们是进书房去搜玉玺的！小萱心里明白了，她的猜测没有错，真的是有人要谋反。

“你们就算找到玉玺又有什么用？不是每个拿着玉玺的人都能做皇帝。皇帝是因为他成了皇帝，所以才会有这玉玺，而不是只要有了玉玺就能做皇帝。”

领头的侍卫似乎没有听见小萱的话，再次问道：“请问娘娘，玉玺在哪里？”

见小萱不回答，那侍卫说道：“这府里的侍卫虽多，片刻前却都已服下了皇太妃赐给的美酒。不过，似乎酒中有毒，想必现在都死的很干净了。娘娘，为了您和孩子的安全，还是告诉我们，玉玺的下落吧。”

“什么！”萧胡辇一声怒吼，这人也太歹毒了，竟然打着她的旗号，说是她给送来的毒酒，好一招一箭双雕。

五十七、出城

小萱冷冷地盯着那个侍卫。

有了玉玺，哪怕是不见君王的面，也能调动大军。反之，丢了玉玺，就算是皇上想要调动远在其他地方的大军，也要亲自前往才行，这便多了许多麻烦。兵由将帅来指挥，若是这反贼拿了玉玺，调动大军，谋反作乱的话，那对只带了少量兵马的耶律贤，势必构成威胁。虽然陛下身边有休哥、斜轸等将才，可是遇到作乱的大军，怕也只能是束手待毙。

院子里很安静，看来真跟这个人说的一样，自己人都已经被毒死了。

“大人，西京留守求见皇后娘娘。”

庭院中跑进来一个侍卫，对领头侍卫说道。

“告诉他，娘娘一路车马远行，身体困倦，此刻不许任何人打扰。传娘娘口谕，西京城内的大小官员，没有皇后娘娘的召见，不许他们来这里私自求见。”

“是！”

看着答完话的侍卫，得令后离开，小萱与萧胡辇顿觉心中一空。看来门口也被封得严严的，小萱回忆自己刚回府的情景，门口的侍卫的确是面容生疏，看来他们认得自己，是有意放自己进来的。

“吡”一声，那侍卫首领将刀从腰中的刀鞘中拔出。见首领拔出腰刀，其



他人也将佩刀拔了出来。

“娘娘，我再问最后一遍，玉玺在哪里？”

看着阳光下，闪烁着凛冽寒光的大刀，小萱说道：“在府外的佛塔中。”

侍卫皱着眉头，冷言道：“皇后娘娘还真会说笑，传国玉玺也是能随便放置在外面的？”

“陛下不在，难免有人会心怀不轨，为防意外，当然要放置在寻常人不能猜到的地方。”

侍卫首领闻言寻思了下，又问道：“那么请问娘娘，是哪座佛塔？”

“当然是西京城里最大的佛塔了。对了，那座佛塔大的很，我将玉玺藏在哪尊佛像后，我是记不清了，你要想取那玉玺，我看要多带些人去，把佛像摸个遍才能找到。”小萱冷笑道。

瞪着小萱，侍卫首领冷哼一声，说道：“我们的人分成三批，一批跟我去佛塔。一批护送皇后娘娘和小皇子们出城。第三批，给我守在这里，不许皇太妃走出这里一步，一切等我回来后再说。通知门口的人，谁都不许放进来，谁也不许放出去。”说完，看着小萱说道：“请皇后娘娘、小皇子动身。”

小萱站在原地，冷冷地瞪着侍卫首领不动。

“来人，请皇后娘娘上路。”

侍卫首领一句话刚落，他身后就走出两个人，向小萱走来。萧胡辇哪里能让他们接近小萱，顿时也拔出了腰间的佩刀。

“哼！”侍卫首领冷哼一声，说道：“皇太妃，您觉得是你们的人多呢，还是我们人多？您要是不怕动刀子会伤着孩子，我看您还是老老实实地待在这里，说不准还能多活一会。”

听他这么一说，萧胡辇还真不敢轻举妄动。她的眉头皱的紧紧的，不是她不敢动手，她怕吓到孩子。他们人多，真的动手，孩子们的确会有危险，而且结果也只有一个，就是自己倒在这里。紧握着手中的腰刀，萧胡辇眼睁睁地看着两个人，将抱着隆绪的小萱和抱着观音女的萧继先带走。

没想到，没想到自己一路辛苦追来，看到的却是这一幕。那两个孩子又离开自己的身边了，这一刻的她只觉得自己比在上京城中，更加的孤独寂寞。

燕燕，燕燕……隆绪……观哥儿……

坐在车厢中，小萱与萧继先默默不语，观音女则吓地紧紧地挨在小萱

身边，小声喊道：“娘，怕。”

一手抱着隆绪，小萱腾出另一只手，轻轻抚摸着观音女的小脑袋，柔声说道：“乖，有娘在，不怕。”

看着小可怜一样的观音女，继先说道：“观哥不怕，有我在呢。”然后看着小萱悄声说道：“三姐，没事的，要是出城的话，一定会经过城门。我猜想城门处不会有他们的人，停车检查时，咱们可以试着对城门的守门卫士求救。”

听着继先的话，小萱点了点头，心里总算是安心了些。

一会儿车驶到城门处，让小萱、萧继先惊讶的是，马车在城门口竟然没有停下，只是微微一顿，就立刻驶出了城门。

竟然连检查都没有检查，他们是怎么通过城门检查的？小萱惊讶。这要劫持自己与孩子的究竟是谁，竟然有这本事，连城门处的卫士都不检查就私自放行。

继先低下小脑袋也在思量着，寻思着出城的路有段距离了，萧继先敲了敲车厢喊道：“我要小解！”

车停下来，萧继先下了车。小萱就听到车厢外有人在嘀咕道：“麻烦。”看着身边的两个孩子，小萱闭上了眼睛，一会等待她们母子的又会是什么。

正想着，就听到耳边传来刀剑相交的声音，小萱心慌，更是搂紧贴在自己身边直哆嗦的观音女。车厢外发生什么事了？

一阵凌乱的兵器相交声后，车厢帘子被人掀起。小萱看去，却是浑身鲜血的萧继先。

年纪虽小，却浑身是胆的萧继先，在借口小解下车时，迅速的拔下了离自己最近的一名侍卫的腰刀，并将刀送进他的腹中。在其他几名侍卫还未缓过神来时，他又砍倒了两名。押车的侍卫总共有六位，谁都没想到这个小男娃功夫会这么高超，他的手会这么快，这么狠。眨眼之间，就有三人倒在血泊中，看着那倒地的三人，另外三人才缓过神来，抽出刀，一起攻向萧继先。

生死之战，最忌讳的就是心有杂念，继先是豁出去不要命了，那三个人却不是这样。继先打的主意就是，这三个人我能杀掉几个就杀掉几个，在我倒下之前，怎么也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去减少他们的人数，这样，三姐姐逃生的机会就很大了。看着他发疯似的轮着手中的刀，那三个人心里发了毛，有了寒意，每个人都在故意的向后躲闪，期望着其他同伴能先砍倒这个小子。



就是这一番自私的想法，让继先有了可乘之机。一番混战，继先又砍伤一个人，看着身上也挂着几处伤的萧继先，又伤了己方一人，其他两人顿时一愣。毫不犹豫，趁着他们发愣的机会，萧继先将手中的刀，飞快的掷出，直插入那两人中其中一人的身上，自己又飞快地捡起地上掉落的已经死掉的侍卫的刀子，盯向那最后一人。

最后那名侍卫，早被他这种不要命的打法吓得魂飞魄散，本以为这次的任务简单，不过是抓个女人和小孩子而已，没想到这女人身边的这个男孩子竟然这么可怕。他脸色苍白地看着萧继先，忽地扔掉手中的刀，跑向自己的马匹，欲骑马逃离。萧继先则以飞快的速度，跑到另几匹已空空无人的侍卫的马旁，卸下马背上悬挂着的弓箭，射向逃跑的侍卫。

“嗖”，带着冷冷地风声，箭向那名侍卫飞去，很准、很稳的射在那逃跑的侍卫的后心上。见那侍卫应声落马，萧继先才松了口气，从地上捡起一把刀，他在或死或伤的这几名侍卫身上，各补了一两刀，才向马车车厢走去。

“继先？”小萱的声音颤抖，看着浑身血淋淋的萧继先喊着，“你没事吧？”

“三姐我没事。我已经把他们全都杀了，咱们去哪里？”

看着他的血衣，看着他稚嫩的脸，小萱轻呼出口气，说道：“你先上车，三姐先给你把伤包扎好了。”

“三姐，别做这些没用的事情，一会那些人见不着你，一定会到处寻你的。你快想想，咱们去哪里？”

“就算走，也要带着大姐一起走啊。”小萱接口道：“大姐一个人在府里，会有危险的，我骗了那些人，他们要是找不到玉玺，又发现咱们跑了，一定不会放过大姐的。”

萧继先皱眉看着小萱，咬咬牙说道：“三姐，我先将车赶离这里，找个能藏身的地方，你带着观哥、绪哥等在这里，我回去救大姐。现在他们在城中的人很分散，府里除了把门的和看着大姐的，几乎没有他们的人了。”

“可是、可是你刚打完这几个人，这身子还有伤，能行吗？”

“三姐！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就别婆婆妈妈的了。”萧继先急道：“就这么定吧。”说完，先跑到无主的马匹旁边，取下马背上携带的大衣，穿在自己身上，掩盖住自己的血衣，然后跑到马车边，放下车帘，坐到驾车的位置上，扬鞭催马驶离这块染血的地方，四处寻找能够让三姐和孩子容身的地方。

跑了一阵子，继先认为安全了，才将马车停下。飞快跑到车厢后，掀起轿帘，扶着怀抱隆绪的小萱下了车，又将观哥儿抱下了车。他对小萱交代了几句，就跑回马车前方，卸下匹马，骑着马往西京城赶回。

四周空无人烟。看着眼前这辆豪华的马车，身边的幼女，怀中的幼子，小萱的眼泪突然间从眼眶中掉落。怕，害怕，一个人她会怕，带着孩子无依无靠的她，更怕。

五十八、获救

看着娘掉泪，尚不懂人事的观音女，紧紧攥着小萱的裙摆。擦了把泪，小萱对观音女说道：“观哥乖，到车厢里躺着睡觉，外面风大。”

“娘，抱。”观音女叫着。

将怀中的隆绪放进车厢中，给他盖好被褥，以防他受风，小萱又将观音女也抱进车厢。守着这两个孩子，慢慢地捱着时间，小萱等待着萧继先能救出萧胡辇，来这里跟她会合。

痛苦的等待着，只觉得时间过的很慢很慢……当耳边传来马蹄的“得得”声时，小萱的脸终于露出了笑容。

他们回来了。

小萱心里想着，用手揉了揉眉端，她脸上的笑容忽地凝结。不对，不是他们！他们只有两个人，这马蹄声却像是一群人。

小萱的呼吸开始沉重，究竟是他们找到救兵跑回来寻找自己，还是来的人是那群企图谋反作乱的？听着马蹄声在车厢外停住，小萱看了眼车厢里的两个孩子，钻出了车厢。

“皇后娘娘，我们又见面了。”

看着眼前这些出现在西京城王府的谋反侍卫，小萱的脑海里一片空



白。

“你们是什么人，你们知不知道这么做的后果？”小萱镇定了下，平静地问道。

“这么做的后果就是你们死，大辽变成我家主人的天下，我们与主人共享富贵。”

“你家主人是谁？”小萱盯着侍卫首领问道。

侍卫首领阴冷地笑了笑，说道：“娘娘见到他的时候自然就知道了。”

“你这么做有什么好处？就算你家主人谋反成功，那么得天下的也是他，不是你！你还是一样要在他的手底下做事，跟现在你又有何区别？”

“哈，想不到娘娘还挺关心我的。”侍卫首领又是冷笑几声，说道：“区别就是，主人会给我加官进爵，我再也不是现在你面前的，一个小小的侍卫统领。皇后娘娘，咱们的话说的多了些，我看您快点上车吧。玉玺的下落，我看还是由您亲自告诉我家人会比较好吧。”

听着侍卫首领的催促，小萱异常平静地说道：“我不会上车，也不会跟你去见你家主人。我是大辽皇后，你家主人想要见我，那就叫他自己来。”

没想到转眼间小萱的态度就变的这么强硬，侍卫首领看了看车厢，又看了看小萱，然后纵身跃下了马背。

“车厢里面的应该是孩子，你们几个给我看好了车子。”然后看着小萱，慢慢向她走过来，说道：“娘娘，我带了数十骑人马出来。除了京城里您的府邸留下掩人耳目的，还有我找玉玺带走的，护送你离开的共有六位，全都死在离城不远的地方。要不是沿着车轮的痕迹追到这里，我还真就让你跑了。想起来我就后怕，我这脑袋差一点因为您就搬家了。娘娘，您究竟使得什么法子，把我那六个兄弟杀掉的？”他吸了口气，又阴笑道：“谁都知道陛下最喜欢娘娘，想来娘娘与其他女人一定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，既然娘娘早晚都是个死，我看不如先让我兄弟尝尝鲜？”

“哈哈哈哈！”

侍卫首领说完后，他身后跟着他的人也是一阵大笑，似乎他的话很合他们的心意。

“你敢？”小萱大吼。边吼边向后挪动脚步。

“为什么不敢？带着您很麻烦。谁知道一会您又有什么主意？主人也说过，您若是不方便带走的话，那就直接送您归西就成，主人最想要的是车厢